



奚凝 著

小女人的

妖

筋

春风文艺出版社
北京辽版华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小女人的

奚凝 著

妖精

春风文艺出版社
北京辽版华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女人的妖筋/奚凝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5

ISBN 7-5313-2781-3

I. 小… II. 奚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1089 号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北京辽版华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 38 号国英公寓 4B 邮政编码: 100035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398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398
联系电话: 010—66503049 购书热线: 010—66503011
选题策划部: lbhn3000@126.com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30mm×210mm

印张: 9 插页: 2

字数: 174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杨 蕾

责任校对: 赵耀今

封面设计: 孔庆丰

版式设计: 墨 墨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。

那个夏日的早晨，我坐在公车上百无聊赖，周围拥挤着许多还没开始工作就已面带疲倦的男人、女人。我想，或者隐约间他们会因为拥有一个靠窗的座位而羡慕我，有时候人很容易混淆判断的砝码。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车停靠站台，人们挤上挤下一片混乱。许多人皱眉并非一副动人景象，它迫使我将目光转向窗外。

自序

需要灵动女人

心存感激。是谁说，我们应该对生活始终心存感激。是的，对那个转头的瞬间，我始终心存感激。

我看见一片风景，一片镜子中的风景，一片摩托车后视镜中的风景。摩托车旧了，泥渍和灰尘的覆盖让它显得格外不起眼，我甚至忘记它的颜色。只是，那面后视镜中的风景是活的，碧绿的法国梧桐叶子随风摇曳，背景是片普通却绝对湛蓝的天空。请原谅，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风景，我甚至找不出更多的言语将它描绘。简单的灵动让整个沉闷的世界活起来，仿佛手上一

捧清澈的水，或者山谷里突然的哨声……

巴掌大小，却活在灵动的世界啊，轻而易举地让人心神荡漾。很难遇见如此简单却纯粹的美了，让我不能不想起这个缺乏纯粹的都市。

没有漆黑的夜，都市里甚至缺乏静谧漆黑睡熟的夜；没有青苹果，这里其实没有纯粹的酸和清香的青苹果；没有透明，没有空气不包裹着无比嘈杂的声音与浮尘；没有一望无际的大，没有何时何地不用转动眼珠子就可以视线的边……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城市没有纯粹，这让人失望，让人丧失信心，让人放弃努力。这就是我们生长繁衍的城市，丧失纯粹却混沌而苟且偷乐的城市，看，灯光闪耀为抵抗你因目光空洞而寂寞，交通嘈杂为避免你因沉思而深刻，平庸所以温暖，浮躁所以不会煎熬。

想来心会疼。

挣扎在平庸与浮躁中的人们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完美，也没有什么不需要完美。所以我们温暖而心存麻木地生活着，却那么不甘心，不知道要什么，却为了什么不断挣扎着……

一个个彩色抑或黑白的片断在身旁游历，有多少可以定格？

再坐上公车已是傍晚回家的路程，依然被许多陌生的面孔包围。不知道有多少烦恼，也许可以因为一个座位扫尽一切阴霾，简单的快乐又何需深刻？不再期望遇见那片灵动的风景，毕竟是相反的方向。有多少情节可以真正定格？

突然想写些简单却灵动的东西。于是我又考虑了很久，决定写女人。是的，没有谁比女人身上具有更多灵动的片断。那些我经历的、我虚设的女人，那些与我擦身而过留下余香的女人，那些让我偶尔哑然的小女人们。

需要灵动女人。

小女人小，却并非年龄小、心智小，或者外形小。但是“小”的的确确以不定的姿态活在女人身上，它有本事让女人的气色、身形、话语都随“小”而活起来。因为小，呆板可以摇曳身姿，眼眸可以顾盼生辉，连平淡的脸都可以流光溢彩。

其实真是平凡的女人啊，在街头假装不经意瞟望橱窗的女人，在餐厅撕纸巾跟对面男生发闷彪的女人，为身上赘肉换几身衣服而迟到的女人，为几块钱折扣动之于情磨破嘴皮的女人……我喜欢写她们，喜欢写她们小小的复杂、小小的计较、小小的阴谋、小小的善良、小

小的知足与困惑。

小女人身上有根弦，呈波浪状，它不深刻不企图不惊天动地不感人动己。说不准什么时候，她们就会拨动那根弦，非正亦非邪的，那么自然又那么的出乎意料，说可恨又禁不住要爱她，那么——一动……那就是“妖筋”，就是我要写的灵动啊。妖怪的妖，筋骨的筋。就是从大脑伸向四肢，由心脏伸向筋骨的歪水。它让人轻易倾情，让人啼笑皆非，让人牵动笑的嘴角，却在心脏那里不经意疼了一下。

哦，我爱的妖筋。

我看见车窗上我的影子，笑的表情很复杂。

我迫不及待地要奔向我的家。

我要写这个都市需要的灵动，写在灵动中痛苦和愉悦的女人，写痛可以痛得一片空白，写甜可以甜得霞光漫天。

没有什么纯粹，没有什么完美，但是并不代表不用挣扎。挣扎在混沌和苟且温暖中，得以冒出触角的灵动啊，还有什么可以更加美好？



目 录

- 自序 需要灵动女人 / 1
1. 刚好这时候 / 1
2. 一指之隔 / 8
3. 胸口一朵大红花 / 15
4. 旋转·鸿沟 / 23
5. 他他与她她 / 31
6. 崔嫣 / 39
7. 心乱而已 / 45
8. 林小翘的一天 / 52
9. 楼上楼下 / 59
10. 林小翘致庄好一封信：神秘游戏 / 66
11. 庄好致林小翘一封信：非常一刻 / 76
12. 大刀砍电线 / 81
13. 面条与包子 / 89
14. 用一朵花开的时间 / 94
15. 假装一见钟情的开场 / 102
16. 高兴得不知该干吗 / 109
17. 透明人本是透明的 / 114
18. 从武月到华明 / 120
19. 错位的拉链 / 127
20. 刘胡兰的紫膝盖 / 136

21. 行为艺术时代 / 144
22. 纵火 / 152
23. 水晶珠链·心碎之美 / 158
24. 杀猫记 / 164
25. 武月说灵魂香水 / 170
26. 令贤说精神偶像 / 175
27. 亲吻生命的体温 / 179
28. 口渴时喝的那一口水 / 185
29. 两个坚持 / 194
30. 爱情和一些妖精 / 205
31. OMG / 213
32. 玩消失 / 221
33. 单人房双人床 / 228
34. 假如我快结婚了 / 237
35. 小孩 / 239
36. 不简单的白色 / 245
37. 爱是一段灰 / 253
38. 小阴谋·大味道 / 260
39. 只有瘦是纯粹的 / 269
40. 恰·恰·恰 / 277



1. 刚好这时候

其实早已心平气和，当又一片熟悉的景色被夷为平地，废墟上冒出浓烟抑或炊烟般的沙尘，敲打声、钻心钻入末梢神经的电钻声，它们灰头土脸却一股气宇轩昂的架势，然后就轰轰烈烈树起钢筋水泥的森林。森是面庞冷峻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森，林是悄然屹立目光无法穿透的林。它们一幢一幢、一片一片错落有致，有主有次地纷纷面世，骄傲地宣称时代的进步。儿时才有的复杂心境却越走越远，那种失落、憧憬、期待和不着边际地跟着惊喜，那种周而复始，别人不需要，自个还在那儿跟自个较劲的认真，那种单纯的快乐，不求结果……这是否值得遗憾？

林小翘边寻思边移步，最后一个走下机场巴士，中袖外裸露出来的皮肤上顿时拂过一丝清冷，她打了个寒战，和已钻进的士的同伴挥手告别。这个大路边的小站只孤独地竖立了一个站牌，在浓浓夜色中很容易被忽视，却不能被忽视，毕竟是市中心，理所当然地没道理需讲。到处是光影，远一点某酒店建筑高高立在那里，头顶几个红色霓虹灯的字非常夺目，显出莫名的冷；近处的高层居民楼里灯光星星点点地亮着，房顶的巨型广告倒是热烈执著地做些牙膏、化妆品的宣传；不远不近的地方还有些装饰灯，彩色的光束从中心发散出去，又收回，再发散出去，倒是很有点静中有动的点缀。林小翘觉得自己衣服上的星空图



案非常适合这晚，静谧而清冷的。她向前走了几步觉得不对，又往回多走了几步，正在犹豫间手机响起。是啊，刚到，没看见什么大转盘，往东走？哪边是东？看见你说的大转盘了，等等。她一手费力地拿着行李，另一手握着手机，边走边找边费力地说话，大转盘就在几米开外，她却赶在一辆的士转弯前冲了过去，生怕大转盘跑掉似的。对方突然收了线，林小翘喂了几声，就发觉自己的声音被车流声淹没了，是的，大转盘上去就是二环，大小车子漠然飞驰而过，划出深夜中异常喧嚣和寂寞的一笔。这就是林小翘曾经以为熟悉却一直陌生着的北京，她做了个深呼吸，心中竟清凉凉地漾出几分暖意。

一个身影背光向她走来，带几分急促，脚步时快时慢倒似有点犹豫。是他，她猜到，想迎上去倒似被粘住了脚底，只顺风稍稍倾斜出一点点肯定的态度。他的西装外套下摆随风敞开去，隐约映出个好比拥抱的轮廓，这让她绷得紧紧的心弦如滴上了水滴似的，慢慢温润开来。也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，他已经走到她跟前并接过手中的行李，还顺带说了点什么。林小翘恍惚间没有听清，本想仔细再看看他的脸，却突然意识到这样打量人的不该，于是问等很久了吧？可不，他说，刚刚跟乘凉的老头借了个马扎，一坐就是半个钟头。他还接着刚才的速度向前走，刹不住闸似的，弄得两个人倒像是对行色匆匆的赶路人。什么是马扎？她大声问。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就是板凳，中间带帆布条可以折叠的那种。你还真信，这季节谁疯疯癫癫跑出来乘凉，还在这噪音十足的大道旁？林小翘没在意，只兀



自寻味着“马扎”一词的可亲，这个词带着把说话的人都染上股可亲的味道，想着又悄悄侧头将他打量。他的头发有点长，软软的，更配合出可亲的基调。眼睛不大，一单一双，笑起来缝却分不出单双来。他两颊那里还留着青春痘的痕迹，不多，却有那几个标出男性的粗犷和不经意，还有潜伏在皮肤下年轻的躁动。他个子很高，行李在他手中就显得不那么沉重，漾起衣角的西装外套下是他挺拔的身体，有力坚实，张扬出大孩子般的那股韧劲儿。

林小翘想起曾说过的种种话语，禁不住哧地一声笑了出来，是的，其实她很喜欢他们之间这种熟悉可亲却又陌生遥远的感觉，可近可远，可缩可放，要么胜券在握，要么稍纵即逝。对，他叫刘迈， he 说是豪迈的迈，她却嗅出这个北京男人身上独有的麦子味道，想着竟脱口而出：叫你麦子吧。

啊？他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她想，也许这个时候他刚好没有主张。

他是真把她当作江南女子来对待的，说话间已走到一家杭州菜馆，菜是碧绿碧绿均匀切成段的，摆在晶莹剔透的冰块上，入味却又清淡，如吃水果般闲情逸致。他和她对面坐着，杯子却各有各的颜色，她说不如我们换一下。他呆了呆赶忙递上自己墨绿色半透明的玻璃杯子，换来她满足的笑容，流光溢彩。

林小翘并不饿，刘迈也刚吃过，等冰块化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站了起来准备下楼。沉重的实木凳子往后倾斜了一下子，没有退后的意思，林小翘却已迈出左脚，就在这



一刻墨绿色的餐布牵动墨绿色的杯子，连可乐带冰块倾泻在林小翘身上。本来精致的晚餐就被自己败了，林小翘擦着衣角，沮丧也跟着悄悄蔓延。

抬起头，发觉他正出神地望着自己，干吗呢？

吗呢？不知道他在重复还是询问。

干吗呢？她又问，这一句吗呢，听起来亲切得彻骨，她鼻子那里甚至闪过一丝酸楚。多少次在电脑屏幕、手机上看见这两个字，这是他固有的开启话题的方式，是亲切的源头。吗呢？她哧哧地笑着重复。

你吗呢？还傻站着乐什么，走吧。他一把扯过她的胳膊，说，这里叫囚，不信你看这脚下踏的铁地板、栏杆上挂的手铐，还有链环制的门帘。多少人被囚在这里，还乐在其中。

你不说我都没看出来，其实囚在这里未必不好。林小翘紧迈几步，先挑起沉重的铁门帘，跨入门外一松手，果然有种重见天日的轻松。

囚毕竟是囚。如果，他顿了一下，如果你热爱自由。就这时，身后的道口开出一辆车子，两束强烈的灯光晃过他们的后背，在他右侧笔直地射向前方，显得那么义无反顾，又那么光明灿烂。似乎没有比这更让人心动的灯光了，林小翘紧紧背包望向刘迈，看见他伸手拦住了这辆的士。

深夜的电台正播放一首张楚的老歌，悠扬的乐曲缓缓流淌，张楚也就慢慢地讲述起一个爱情故事，有点落寞，有点伤感，很配合的路灯下无人的寂寥。听着听着，他们也就失去了话题。



.....

你坐在我对面，看起来那么端庄
我想，我应该也很善良
我打了个哈欠，也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
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

刚好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
刚好这时候你还喜欢幻想
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
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

.....

车直走出一大段，又兜回小半圈。乐声中他只说过一句话：往回开好吗？去我那里。

他掏钥匙的声音很轻，只有开锁的那一声十分清脆，甚至挑了下林小翘的神经。她走进屋，看见床、壁柜、沙发和衣橱，就那么紧凑又齐整地摆在一间屋中，几件衣服搭在沙发靠背上，手提电脑还连着电话线。他走到她身边，搂住她的肩头，坐吧，终于从这里走了出来。他指指电脑，手顺势滑下她的手臂，再握住她的手腕，灼热的温度。等这个温度一寸寸灼烧到她的腰间，她就眩晕起来。不是这样的，她喃喃自语，阻拦灼热的他和自己。他只紧紧把她搂在怀里，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。

林小翘闭上眼睛，麦子在田野里正茁壮地成长。

也许刚好这时候，正喜欢幻想。

上一次躺在一个男人身边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，林



小翘没有说，说他也不会相信。

你总睁这么大眼睛看我干什么？黑暗中幽蓝幽蓝的，我都不敢闭眼睡觉。刘迈低声问，怕吵醒谁似的。想什么人，什么事？

她轻轻摇头，悄声答复：心里空空荡荡。眼睛一闭上，张楚的歌又一个节拍一个节拍缓缓走过来，踏在最迷惘的那根神经上，起起伏伏，有点刺痛，有点像放 MTV。

.....

我说，我爱你
你就满足了
你搂着我，我就很安详
你说这个城市很脏
我觉得你挺有思想
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
我看着你，就信了

我躺在我们的床上
床单很白
我看见我们的城市
城市很脏
我想着我们的爱情
它不朽
那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

我明天早上打算离开



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

你早上醒来会死在这床上

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

.....

最后一句歌词似乎是回荡又回荡着离开两个字，林小翘试图思考，却无奈无法思考，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酒醉后的甜香，月光投射进来的树影如同一张大网，网在床后那面干净的墙，还有他和自己的面庞。风起时，它就蠢蠢欲动，仿佛下一秒钟就会降落。最后一个念头是第二天清晨如何离开，大概是吧。

离开.....离开.....离开.....离开.....



2. 一指之隔

庄好坐在床沿上打电话，林小翘就隔她一个桌子，静静地看她打电话。说看，是因为她的表情十分丰富，远比话语更加引人注目。庄好的皮肤仍旧晶莹白皙，很难想象它居然有能力跟北京的风沙斗争，而且大有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劲头。她有什么必须婉转的吧，薄薄的嘴唇突然换了嘴形，那句话又在她的脸上打上几个转，待到她眼角的笑纹荡漾，就顺利地由舌间流出。眉头那里拧着几分欲言又止，眼珠转动的频率出卖了她正打着小算盘的心思，连嘴角那里的真笑假笑都一紧一慢地打着小架。

她终于放下了电话，眼睛望向林小翘，皮肤纹理间还在回味刚才的对话。笑什么？你笑什么啊？她越是问，林小翘越是笑得肩也抖起来。好了好了，我认输。不过这次你看错了，我真的没有恋爱，你又何必紧抓不放呢？

你又何必自我暴露呢？

两个人面对面狠狠地笑开，笑得直捂肚子淌眼泪。其实似乎没有那么多值得笑的因素，但是她们喜欢，她们希望可以一直笑下去，因为在笑里，那一别三年的亲切感又飞了回来。在三年前的那四年大学生活中，她们动不动就这么肆无忌惮地笑，不分场合，不论生熟，一副不管不顾的架势。毕业分开后生活似乎沉重起来，可以笑的机会不少，却很少轻到可以这么笑飞起来。都说邻家姐姐二十五